

走出文革連載 12

## 走出文革

## 徘徊在生死之間

(接上一期)

攻擊文化大革命可以導致一個人精神錯亂，而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亦可能在高度亢奮後導致精神錯亂。這就是我的另一個故事的主人公的命運。

我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，文革開始後她改名為吳紅兵了。她是北京工業大學的一個老造反派，但因為內部分裂，被另一部分造反派開除出她所在的紅衛兵組織。她一氣之下跑到成都去“立新功”。在一次數十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，當她代表自己原來的紅衛兵組織發言時，有人給大會主席遞條子宣布她已被該組織開除。她當即昏了過去，醒來後便精神錯亂了。成都的一個紅衛兵組織將她送到北京精神病院治療，而另一個紅衛兵組織却認為吳紅兵受到了政治迫害，就像蘇聯的革命者被赫魯曉夫送到精神病院一樣。我的同班同學沈臺平在吳紅兵發病時曾守護在她的身旁，並因此而被扣押在成都。從成都打來的電話說：為了營救沈臺平，需要清華派人去醫院證實吳紅兵的確得了精神病。

我得知此事後自告奮勇騎車去了安定門外的北京精神病醫院。醫院裏接待我的是一位年青醫生，我向他說明了來意，要求見吳

紅兵。

因為我不認識吳紅兵，我要求醫生能使我相信我見到的是吳紅兵本人並確信她得了精神病。年青醫生想了一下後說他可以辦到，但要求我坐在旁邊不講話，因為吳紅兵還處於亢奮狀態，我的身份可能會刺激病人。

當我坐定後，護士便去將一個女孩子帶了進來。祇見她一頭亂發，聲音嘶啞，一雙眼睛紅腫得像核桃一般大。年青醫生問她喉嚨怎麼啞了，她

告訴醫生她指揮同病房的病人唱了一夜革命歌曲。年青醫生朝我看了一眼，我會意地點了一下頭，表示我已確認這是一個精神病人。

於是，醫生又問她：“小吳呀，你叫什麼名字？”

出人意料之外的是，小吳回答說她叫“吳敵”。醫生一愣，我也緊張起來。好在醫生比較沉着，又不慌不忙地問她：

“你怎麼改名字了？”

小吳回答說：“我要無敵于天下！”可憐的“無敵于天下”的紅衛兵！有誰能告訴我吳紅兵後來的命運？

(原載萬象雜誌 2009 年 5 月)

林海：

催人泪下！孫毓星：

泪和着血寫就的故事。你的大徹大悟和玩世不恭來之不易呀。

唐金鶴：

我就是冶金系去找他的那個女生。我記得，當時，我是求他，希望他能够和我一起到公安醫院看看王容芬，救一救王容芬。在我的記憶裏，葉志江沒有答應和我一起到公安醫院看王容芬。

所以，這幾十年裏，當別人對我提起葉志江的任何事情的時候，我都裝作沒聽見，一言不發，就當這個世界上沒有這麼一個人。（《四十年前的一件往事》）

葉志江：

貼出《聶赫留朵夫和朝鮮少女》，答復唐金鶴。

楊雨牲：

看了葉志江給唐金鶴的回復，引起我很多回憶與感慨，我想，其他校友或許也會被觸動。

1963 年放映的電影《舞臺姐妹》中有一個竺春花被綁在江南小鎮橋頭示眾的鏡頭令我難忘。烈日之下，竺春花饑渴難耐。一位好心的老人端上一碗水，而竺春花看

到這碗水後一串泪水盡落碗中。

自打看完那電影，我常問自己：“要是你，你敢嗎？”而我對自己的回答是：“現在這年頭，不敢說。”

我想葉志江有害怕與恐懼沒有什麼奇怪，倒是他說出了自己當時可能會有的這種想法，難能可貴，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，是一種勇敢。

我在文革的時候，也曾為一些事情被懲罰性地發配到黑龍江。所以我知道，做一點事有多難，不是嘴上說說就可以的。所以，我有上面的感慨，于是也有對葉志江的理解，也欽佩葉志江。

我以為，葉志江已經做得很好，具體說到那個女士，盡管她心儀于葉志江，畢竟葉志江沒有見過她的人和信，一切都是“學生密探”的述說。她的後來的結局也與《復活》關係不大。

葉志江不必為過去這件事情內疚。

沈昆：

讀葉兄的文章，常因文中表露的自知之明與自省而感佩。王女士之事，客觀地講，葉兄並無責任，仍能在幾十年後如此苛責自己，令人感動、敬佩。葉兄不愧為“中世紀的騎士”。

一平如洗(網名)：

由《徘徊在生死之間》引出的故事，具備了一部史詩電影的全部要素。相信會有一天，能看到我們自己的《朗讀者》和《竊聽風暴》。任何時代，大智大勇者總是鳳毛麟角，芸芸眾生的怯弱或良知是與生俱來的。後來人看到這段歷史，也許并不能避免將來類似悲劇的發生，但因為親歷，所以記錄，這樣的理由也足够了。

葉志江：

王容芬是個英雄，是受過大難的英雄。但人們仰望英雄時，往往會忽視英雄也是人的道理。



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

給毛發出信後便以死明志，這是網上流傳的故事。那當然很英勇，但并不合人之常情。有勇氣寫這樣大智大勇信的人斷無在壓迫到來之前便去自殺的道理，起碼也會留下萬言書或“離騷”一類闡明政見的東西。

因為它不合情理，所以王也不喜歡網上的說法。

其實，許多讀過我的文章的人不僅更加敬仰王容芬，而且喜愛上這個英雄人物，因為那是有血有肉的。

一個十九歲的姑娘，“舉世皆

濁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”，因為有了向人一吐為快的衝動，遭到意外的暗算。而在面臨批鬥羞辱時，她決定以死抗爭，自殺前給毛發出了那封正氣浩然的信。

我想，這才是一個符合邏輯的真實故事，雖然故事的主人公寧願忘掉它。

在我發表《徘徊在生死之間》一文半年後，那個“冶金系的女學生”在清華校友網上露面了。她貼出的《四十年前的一件往事》一文在校友網上引起熱議，我也一連貼出以下兩篇短文作為回應。

南京·東京連載 12

## 南京·東京(十一)



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

轉機就在絕望前——破譯長島南龍“密碼”

過了中國的春節，春天臨近了，劉洪友彷彿聽到了春的脚步。是的，劉洪友人生中寒冷的冬季即將結束，九盡春來，萬物復蘇，那石沉大海的 36 封信也相繼蘇醒了，他的貴人陸續出現在他的面前。其中，為他的成功之路架起了一座橋

梁的人物出現了，那便是長島南龍。

長島南龍是日本國一流的書法大家，有“學者型書道家”的美譽，他桃李滿天下，粉絲也如過江之鯽，多不勝數。

劉洪友收到了他寄來的一張明信片，上面表明他要專程從神奈川相模原市趕來東京看望這位中

國來的晚輩。至于具體的時間地點，請劉洪友跟他電話聯係後定奪。

給長島南龍的介紹信，是 36 封信中王光明先生寫的其中一封。王光明師從蕭嫻。蕭嫻女士從小就有書法天賦，“自古英雄出少年”用在她身上一點兒都不為過。她十二歲那年，寫了一副丈二長的對聯“大好河山四百兆衆，新辟世界十二重樓”，以祝賀廣州“大興百貨公司”大廈落成典禮。圍觀的人根本就不相信，這麼恢宏大氣的對聯出自一個乳臭未幹的小姑娘之手，直到她當眾揮毫寫下雄渾的“壯觀”二字才得以服眾，轟動一時，被譽為“粵海神童”。王光明跟他的師傅蕭嫻一樣，少小出名，是中國書協最早的會員之一、南京書法家協會篆刻委員會副主席、著名書法篆刻家、“南京印社”監事，與劉洪友交情頗深。

劉洪友接到明信片後，立刻打電話給長島南龍先生，約定三天後的十一點整在東京站會面。雖然歷時兩個小時的焦急等待，終於還是接上了頭。對於劉洪友來說，如果和長島南龍失之交臂，就此錯過，也許他會錯過事業發展的機會，錯過一個書法路上的重要指路

人。

兩個小時的等待，一般人做不到，但是命運注定了他倆的相遇。長島南龍請劉洪友吃午飯，午飯還是拉面。長島南龍認真聽取了劉洪友來日本的想法及經歷，肯定了他辦書法培訓班的想法，同時坦誠地告訴他：既然你是為了書道而來，那就應該把精力逐步轉到書道

上來，逐漸減少打工的時間，不斷地擴大教學規模；要多與有影響力的書道家交流，不斷提高自己的書道水平；發揮自己特長，將中國書法的精髓傳給日本學生。長島南龍告訴劉洪友，日本人 10 個人裏面就有 1 個人學書法，市場潛力巨大，學生多才能在日本站穩腳跟。

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長島先生的話讓劉洪友更加堅定了辦好書法培訓班的信心。手上已經有了 90 多萬日元墊底，打工的時間要進一步壓縮，把主要精力放在擴大教學規模上。

長島南龍讓劉洪友有機會到神奈川做客，讓隔不久，機會就來了。長島南龍要舉辦個人書展，這是去看望老先生的最好時機。

自從上次賺了 87 萬日元後，劉洪友在離池袋兩站地的南長崎租了套 one room。日本的 one room 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雖然祇有十幾平米，裏面却配備齊全，廚房、浴室、廁所都有。劉洪友在東京終於有了便于工作和生活的一個小天地。從南長崎到神奈川相模原市要轉幾趟車，光是交通費往返就需要 3000 多日元，算起來是劉洪友一個星期的飯錢。

雖然手裏有了點積蓄，但因為心裏不踏實，所以他不敢亂花一分錢。但為了看長島老師的書展，他覺得不管花多少錢都值得。

天公不作美，飄起了雪花。劉洪友想，受天氣影響，去看書法展的人可能不多，這時候就更應該去給老師“捧場”了。

到神奈川相模原時，天上已經下起了鵝毛大雪。劉洪友踏雪走

進長島南龍書展現場時，發現來的人已經擠滿了展廳，還有人在陸續進場。看來，是自己多慮了。由此，也可以看出長島南龍在書道界的人氣之旺和影響之大。

長島南龍的作品展果然非同凡響，特別是一幅“無”字作品旁邊圍了很多人。“無”呈現的是陰文狀態，字是白色的，而四周是黑色，看上去像是拓片。走近細觀，發現“拓片”字上露白的地方有點暗黃，似乎有點油漬。整個黑的地方，完全似拓片的痕迹。劉洪友不解，這是書法展，不是拓片展，幹嗎要把這件拓片展出來呢？

劉洪友問長島南龍：“老師，這是拓片，還是您寫的字呢？”

周邊都是圍着他的學生或者外地來的書法家，長島南龍神秘地朝劉洪友笑笑說：“這個要你自己研究。”

劉洪友想，這看起來像拓片，但是聽老師這麼說，肯定不是拓片，他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？

長島南龍被一群人簇擁着往前走，他回過頭來朝還站在這幅字下的劉洪友說：“不是拓片，蠟燭……”

看過展覽，劉洪友坐車返回南長崎的途中，一直琢磨着長島南龍最後的那句話“不是拓片，蠟燭”。是什麼意思呢？能寫出像拓片一樣的書法，真是個別出心裁的創舉，這是長島南龍老師的獨門絕技，我得想辦法研究研究。兩個半小時的路程，劉洪友的思緒一直離不開這個問題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回到家中已經是晚上七點多了，顧不上吃飯，他腦子裏還在琢磨這件事，怎麼才能寫出拓片效果的字呢？(未完待續)